



虾小飞
著


破案是一门技术活

诡案迷踪

THE DECEPTIVE CASE

无法预知的迷踪，难以破解的诡案
始终坚持自己信念的警官冲破重重阻挡
这就是，人命关天
天下无不破之案情

中国华侨出版社



虾小飞◎著

诡案迷踪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诡案迷踪 / 虾小飞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13-4824-1

I. ①诡… II. ①虾…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1622号

诡案迷踪

著 者 / 虾小飞

责任编辑 / 棠 静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封面设计 / 田田Desig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张/24 字数/434千

印 刷 /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824-1

定 价 / 3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Contents

	引子	…… 001
003 …… 命案	第一章	
	第二章	盲人 …… 015
018 …… 身份	第三章	
	第四章	弃尸 …… 034
040 …… 眼睛	第五章	
	第六章	罗莎 …… 052
067 …… 胸针	第七章	
	第八章	敲诈 …… 071
078 …… 暗查	第九章	
	第十章	破绽 …… 104
133 …… 行动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阳县 …… 153
175 …… 牺牲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审问 …… 208
250 …… 背叛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裁缝 …… 283
311 …… 假瞎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旧案 …… 327
335 …… 荣静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抓捕 …… 361
377 ……	结局	

“你爱我吗？”

荣静安静地躺在杨波的身边，而杨波的脑子里想的却是明天要办的事。杨波伸出胳膊，轻轻地将荣静搂入怀里：“爱，怎么，我的宝贝又要调皮了？”

荣静顺从地钻进杨波的怀里，头枕在胸口上，一只手在杨波的胸膛上轻轻地来回划弄。

荣静没有说话。杨波知道，对于他的回答，妻子是满意的，就如同他知道妻子也同样爱他一样。是的，杨波深爱着荣静，能与荣静携手余生，此生无憾了。

荣静柔软的秀发弄得杨波的胸膛痒痒的。她的指尖轻柔地划过肌肤，更撩起杨波心中的一丝欲望。杨波更加搂紧了妻子，内心无限感慨，而更多的却是内疚。

杨波觉得对不起妻子，本以为能给妻子带来幸福的生活，可愿望却被残酷的现实打磨得找不到一点儿痕迹。疲于奔命地工作，一件件接踵而来的要命的事，几乎占据了他每一天的时间，也只有晚上与妻子相拥而卧，他才能感觉到些许的安慰，这对于他来说也是奢侈的。想到这里，杨波叹了一口气：“静儿，对不起。”

荣静扬起了头，看着自己的丈夫，微微一笑：“波，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话，是不是无论对方变成什么样，都能一眼认出？”

杨波也笑了：“当然。”

“骗人，”荣静想了想，“如果，我把脸捂得严严实实的，只留下眼睛，你还能认出我吗？”

杨波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荣静的脸：“你就是浑身上下都捂得严严实实的，我也照样认得你。”

“没跟你开玩笑，”荣静坐起了身，拿起被单在脑袋上缠了又缠，“就现在这个样子，你认得我吗？”

荣静此刻像个木乃伊一样，整个脸部只剩下两只眼睛，黑黑的眼睛，如同两个黑洞。

杨波一把拉下荣静脸上的被单：“认得，我一定认得你。”

荣静好像没有听到回答一样，扔下被单，重新躺回杨波的怀里：“如果，我只剩下两只眼睛，你还能认出我吗？”

……

两天后，荣静果然如她所说的，只留下两只眼睛出现在杨波的面前。

不同的是，荣静的脸上并没有缠裹任何遮挡物，她的整个面部皮肤都没有了，只剩下两只眼珠！

两个光秃秃的眼珠，在血淋淋的脸部，显得尤为突出！

荣静身体的其他部位，都保存得很完好。只是自脖根处往上至头顶，皮肤被生生地割下，只留下两只眼珠！

杨波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情景，似乎有人在耳边向他诉说着什么，而他却完全听不进去，脑中只有一个声音：“如果，我只剩下两只眼睛，你还能认出我吗？”

脑海中，妻子的音容笑貌是那么地生动、美丽，怎么会是眼前的这具尸体呢？不，那不是静儿，不是静儿！

“如果，我只剩下两只眼睛，你还能认出我吗？”

杨波没有想到，妻子的一句玩笑话，竟然成了真。只剩下两个眼珠的荣静，睁着没有任何生气的大眼睛，愣愣地看着这个世界，仿佛她自己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如果，我只剩下两只眼睛，你还能认出我吗？”

是谁？是谁夺走了妻子美丽的容貌？！杨波痛苦地闭上了眼，他不忍心看到妻子惨死的样子。

“如果，我只剩下两只眼睛，你还能认出我吗？”

妻子的话在耳边缠绕不休，美丽的、血腥的脸交相映出。杨波痛苦的表情极尽扭曲，最终，他晃了晃身子，轰然倒塌……

第一章 命案

杨丽丽在屋里走来走去，外面的天有些阴沉，看不到星星，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而她的心情却阴晴不定。

杨丽丽使劲地攥了攥了口袋，那里有一个厚厚的信封。信封还在，她稍稍松了一口气，心情也大有好转。

信封里装了 5000 元。那是一个陌生男子给她的，现在想想，杨丽丽根本就没有看清那个男人的脸。匆匆地相约一见，站在阴暗处，帽檐压低的男人扔给她一个信封：“晚上别迟到了。”随后，男人就消失在阴暗当中。

让杨丽丽感到奇怪的是，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客人。以往的客人，都是急匆匆地办完事之后，才把钱甩给她，而她就可以揣着那点儿微薄的报酬走了。可这个男人在看过她上传的照片之后，就要求立刻见面，并且承诺提前预支 5000 元的订金。更让杨丽丽始料不及的是，男人还说如果她够听话的话，事后还另加 5000 元！

杨丽丽觉得自己被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给砸晕了！这前后加起来就是 10000 块呢！

想到此，杨丽丽掏出信封，取出钱又仔细数了一遍。确实是 5000 元，一张都不少，尽管她已经点过好几次了。

看来这世上真的有冤大头啊，这么好的事居然让她杨丽丽占上了？转念一想，这里该不会有什么不妥吧？杨丽丽心里一紧！这钱已经到手了，按理说她完全可以放那人鸽子。可这到了嘴边上的肥羊，就这么丢了也怪可惜的。她太需要钱了，为了这个家她拼了！

杨丽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还有一个不争气的丈夫。丈夫前两年没事儿学人家炒股，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结果当然是赔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虽然杨丽丽有份工作，但工资杯水车薪。生活都成困难，哪够还钱的！

“轰——”外面响起一个炸雷，下雨了。

突如其来的雷声吓得杨丽丽一哆嗦，也似乎给了她肯定的决定——挣钱，这钱一定要挣！

杨丽丽把钱收好，精心地化了一个艳丽的妆后，出门了。

杨丽丽如约来到指定地点，西郊一户民房。

地方虽然非常偏，但很好找。方圆几里都是如膝高的荒草，偶尔还能看到一小片水洼地，只有一户黑屋子矗立在荒草地的边缘。

杨丽丽撑着伞，踩着泥泞的路向屋子走去。刚刚下车的时候，杨丽丽看到了司机鄙视的目光，对此，她视而不见。

屋子就在眼前了，黑乎乎的，看不出里面有灯光，似乎没有人。正在杨丽丽犹豫着要不要上前叫门时，门自动开了，一道微弱的灯光映了出来。

杨丽丽没有动，她在等着屋子的主人发话。

一分钟过去了，屋里一点儿声响都没有。

雨还在下着，杨丽丽不喜欢在雨中站太久。深吸一口气，杨丽丽推门进了屋。

屋子很大，空空的，什么家什都没有。一个十几瓦的黄色灯泡被高高地吊在屋顶，这不像是人居住的地方。杨丽丽又环视了一下四周，唯一的一扇窗户就在门的左边不远处，挂上了黑色的布帘。窗户的下边放着一个黑箱子，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杨丽丽有些好奇，慢慢地走近箱子，刚想弯腰看个究竟，一个声音突然冒了出来：“你最好不要动它。”

杨丽丽被吓了一跳，转身朝声音处一看，屋子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男人。再看看男人的身后，原来，那里还有一个里间。

“你要吓死我啊！”

“把门关上。”男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杨丽丽关上了门，再次看向这个男人。没有初见时的帽子，男人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杨丽丽觉得眼前一亮，这个男人看着年纪不大，应该不到30岁。身材不错，

很结实，也很有型，但最好看的还是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加上尖尖的下巴，直挺的鼻子，再配上黑亮的眼睛，杨丽丽觉得这回自己真是好运，遇到这么一个帅气男人。

杨丽丽发自内心地笑了，甚至有些沾沾自喜。

男人也在看杨丽丽的脸，并且慢慢地朝她走了过去。男人走到杨丽丽跟前的同时，右手捏住了杨丽丽的下巴：“我很讨厌浓妆艳抹的女人，到里面把脸洗了去。”

里间非常小、简陋，还没有灯。角落里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水龙头，下面是一个用水泥堆砌的小池子，仅此而已。杨丽丽把伞放在地上，从包里掏出化妆镜，借着外屋的灯光照了照。她平时不化妆，也就是出来的时候才把自己的脸画得跟个花猫似的。

脸上的油彩被洗干净后，杨丽丽听见外面传来箱子被打开的声音。好戏要上场了，她走了出去。

刚一迈出里间，杨丽丽就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正在摆弄绳子的男人，男人的旁边还有那个黑箱子。

男人也抬头吃惊地看着一丝不挂走出来的杨丽丽。

男人拿起绳子站了起来，盯着杨丽丽的脸没有说话。

杨丽丽对这个场面并不陌生，对自己的身材及肌肤也非常自信。她相信，只要是个男人，在看到她时，眼睛都会盯着她的胸部，那是她的骄傲。可当她慢慢走近男人时，男人的眼睛始终在她的脸上，似乎对她的身体并不感兴趣。真是个奇怪的人！

男人抬了抬手中的绳子，示意了一下。

杨丽丽灿烂一笑，表示赞同。

男人毫不客气地用绳子把杨丽丽绑了起来。

杨丽丽本以为男人会把她绑得很专业，可这个男人只是简单地用绳子在她的上身紧紧地绑了一圈，在背后中心处与绳子的源头系死并向上提起，与上方的什么东西紧紧地系在了一起。

杨丽丽仰起头才看见，头上的屋顶处有一个类似于小挂钩的东西，不知是进屋的时候没注意到，还是刚刚男人趁她洗脸的时候弄上去的。总之，现在的她与屋顶相连，绳子却还留有一定的空余。

站在杨丽丽的前面，男人伸出左手捏住了杨丽丽的下巴：“我很喜欢你的脸。”

男人说话的时候，非常认真。杨丽丽觉得那是他发自内心的独白，心中有些痒痒的，似乎有些期盼着下面将要发生的事。

男人松开了杨丽丽的下巴，顺势绕到她的身后，手随着走动，由前至后轻轻地划过，在后脖处又抚摸了起来：“皮肤真好。”

杨丽丽的心中又是一荡，被男人抚摸过的地方有些发烫。

杨丽丽盼望着男人的手，自后脖处向下，再向下，她觉得自己的腰部已经有些痒痒了。

男人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抬起膝盖磕向杨丽丽的腿部。

杨丽丽就势向下跪去，在离地面几公分处，绳子停住、勒紧，前脚掌随着冲劲与地面亲密接触，可整个小腿却与地面保持着45度的角。

男人“哼”了一声，跪在了杨丽丽的双脚上，手又从前面抚上了她的脖子。

杨丽丽小腿有些吃痛，上半身又被绳子牢牢地吊起。这样痛苦的姿势却没有抵消她心中的悸动，相反，她觉得身体在亢奋，不自觉地轻微呻吟了一下。

男人没有理会杨丽丽的引诱，空出的右手伸进一旁的箱子摸索了起来。

杨丽丽动了一下脖子，想扭头看看男人能掏出什么样的工具。刚一动，就被男人的大手掰了回去。

“别乱动！”男人左手力道加大，右手也终于从箱子里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杨丽丽被男人掐得有些喘，这更加重了她受虐的心态。她知道一场大汗淋漓的大战即将拉开序幕，她很期待！

突然，脖子后面一下刺痛，杨丽丽愣住了。她在分辨脖子后面是什么东西，这还是她头一回尝试。

男人的嘴角向上扬了扬，右手里握的工具狠狠地向下划去。

还没容杨丽丽想明白，脖后又是一阵剧痛。这次来得更猛烈，她能感觉到后脖被尖锐的东西划开了一个口子。马上，她就想到了刀，那是一把刀！

男人用刀竖着划开了一道口子后，手腕微微右转，横着向右划去。

疼痛遍及全身，令杨丽丽窒息。液体从破口处涌出，流向后背。她想呼喊，可脖子被男人卡得死死的，只能发出含糊的呜呜声。

男人像个熟练的刀客一样，手腕翻转。瞬间，刀子被推到杨丽丽的前脖处，在离正中不到一毫米的位置停住了。

杨丽丽疼得几乎快昏过去了，她想要挣扎，可胳膊被绑着动弹不得。她斜眼向右下方看去，看到了鲜红的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转眼间，全身就变成了红

色，她知道自己的肌肤在绽放！

“准备好了吗？”男人轻松地吐出了最后一个字，同时，左手抬起，右手的刀子狠狠地划过喉部。

热热的液体喷溅而出，杨丽丽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红色的喷泉从眼前闪过，她甚至都没来得及叫喊一声！

男人站起身，走到杨丽丽的左前方，将刀子再次插进她的喉部，手腕又是一个轻轻的翻转，刀子回到了后脖的起始点。

杨丽丽不可思议地看着男人，她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想知道原因，她努力地想要说话，可自喉部发出的声音被一个个血色的气泡代替了。

刀子随着男人的手在杨丽丽的脖子上划过……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延续。像个艺术家一样，认认真真地对待着自己的艺术品……

邓原坐在飞驰的警车中，眉头紧锁。

现场的情况他已经初步了解了，又是一个剥皮案，死者为女性，脸皮被生生地割下。

对于从事多年刑警工作的邓原来说，更变态的案子他都见过。让他皱眉的原因是，他想起了半年前的一个案子。

半年前，市里发生了一起恶性凶杀案。死者是名女性，从脖子至头顶，整张皮被割下，可以说该死者是因失血过多而死亡的。此案轰动全市，尤其是警界。

然而，让人关注此案的并不是凶手杀人的手段如何残忍，而是因为死者偏偏是市里一名刑警的妻子。案子至今未破，那名刑警也因此案“引退”警界。有人笑话他是个孬种，只懂儿女情长，不配做维护正义的刑警。

这件事本与邓原无关，完全可以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可这名刑警邓原认识，他就是杨波，A市西区警察分局侦缉二组的。认识杨波的时候，邓原还是侦缉一组的组长，两人的交情不深。如今邓原已因战功显赫，荣升至市局刑侦一队，并通过自己的努力，组员除了大勇外，其余的全都跟随了他。

邓原是个念旧的人，还在西区分局侦缉一组的时候，就备受当时“白菊”的重用。“白菊”是局长的外号，原名白华，大家都称他为白局长，久而久之，就简称了“白菊”。也正是因此，邓原才接了此案。刚刚临行前，“白菊”已经来电，讲明这个案子很可能跟半年前杨波妻子被杀的案子有关。他还特意强调，西区分局的耻辱，一定要由西区分局出来的人来完结它。于是，邓原自动请缨，接

下了案子。

邓原想到了杨波，虽然他跟杨波的交情不深，但多少还是了解他的。邓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嘲笑他没出息，相反，他理解杨波。杨波是把破案的好手，但有些“感情”用事。这里说的感情，就是指杨波对妻子的深重感情。是人就都有弱点，杨波的弱点就是他的妻子。

邓原也是个有感情、重情谊的人。可偏偏感情把邓原伤得很深。也许邓原是个善于掩饰的人，至少，他没有表现出来，更没有影响到工作。同样，受感情折磨与考验的人，他的组员——曾秀，此时就坐在警车的后排座上。

曾秀斜眼看了看右前方的后视镜，那里映出了邓原的面容。曾秀大概能猜出邓原在想什么：“邓队，如果这个案子与杨波的那个是同一个凶手所为，我们是不是要把半年前未破的案子重新拿出来审查？”

邓原没有说话，旁边开车的大刘开了腔：“什么叫杨波的那个案子？说得好像杨波就是凶手似的，是他的妻子被杀好吧？杨波只是死者亲属而已。”

坐在曾秀旁的大兵笑了：“我说大刘，别老欺负曾秀妹妹，那个案子就是因为杨波而出名，说是杨波的案子也没什么错嘛。”

大刘刚要还嘴，邓原说话了：“到了，都少说两句吧。”

警车停在了西郊一片荒草地旁，后面还跟了两辆车，分别是法医和痕迹检验的。前方已被警戒线隔开，远处能看到一个独立的小屋。

还好，没有围观群众，邓原稍稍放松了些。在这种凶案现场，邓原还真是不愿意见到太多人围观。他不是那种爱出风头的人，靠社会舆论造势，对他这个刑警来说，这就是压力！

邓原一行人下了车后，一个体形稍胖的男警走到邓原的面前：“邓队是吧，我姓赵，‘白菊’已经通知我们说你会过来的。”

西郊属于西区管辖，“白菊”有能力第一时间把这个案子插给自己。

“我是邓原，现场什么情况？”

“死者在屋里，现场已经保护好了，只有我和报案人进去过。”

“谁报的案？”邓原发现眼前的这位男警的表情有些异样。

赵警官指了指蹲在远处的一位老汉：“就是他，他是这个屋子的屋主。”

老汉看到赵警官指向自己，就赶紧起身走了过来。

邓原身后的曾秀掏出笔记本，开始记录了起来。

邓原仔细地打量了一下老汉，他年纪大约在60岁上下，一看就是个很老实的人：“是什么时候发现死者的？”

老汉听到死者两个字后，身体明显地抖了一下：“今……今几个早晨。”

赵警官上前拍了拍老汉的肩膀：“慢慢说，把刚刚说过的，再详细地跟邓警官说一遍。”

老汉点点头：“今几个早晨，我照惯例来到这里看看，一进门就看……看到了死者。”

邓原发现老汉似乎很怕提到死者：“死者你认识吗？”

老汉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不认识。”

邓原知道死者被割下了脸皮，从相貌上肯定认不出死者：“身体的其他部位呢？能够辨认出死者吗？”

“不认识，从来没见过。”

“可是这个屋子是你的，死者又死在你的屋子里，你认不出死者？”

老汉赶忙解释道：“屋子是我的，但我不住这里。这里以前是一片菜地，这个屋子是专门看地用的，很简陋。我只是偶尔过来看看，毕竟种了几十年的地了，有感情的。”

邓原点点头，觉得老汉说得在理：“你每天都过来吗？”

“不是，至少两三天以上才过来看看，在这儿待一待就走。”

“每次都进屋吗？”

“不，那屋子就是一小破屋，我每次都在地里走一走，几乎不进屋的。”

“今天为什么会进去呢？”邓原接着问道。

“因为屋门和窗户都敞开着，我有些奇怪，就算有流浪者光顾，至少不会大敞屋门，所以就进去看了看，没想到，就……就看到了死人！”

“谢谢你们保护现场，”邓原对赵警官说完，又看向老汉，“你暂时还不能走，需要做一下笔录。其他人，跟我进去。”

老汉不情愿地跟着邓原他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进入了警戒线内。

警戒线内距屋子还有一小段距离，也是进入屋子的唯一通路，几个技术人员开始对地面进行鞋印勘察。

邓原看向屋子，果然如老汉所说，门窗敞开着，还能看到有苍蝇来回地进出。邓原皱起了眉头：“看来，咱们得下些功夫了。”

邓原的话音刚落，大刘和大兵就分别脱下了外套，快步走向屋子。

曾秀暂时还没明白，刚想问，就见两人已经开始在屋门口轰赶苍蝇了。曾秀笑了：“早知道，应该带几瓶灭虫剂来。”

邓原没有理会曾秀，而是抢先进入了屋子。

曾秀看了看老汉，后者则使劲地摇头，不肯再向前一步。曾秀脸上划过一丝嘲笑，至于吗？不就是死人嘛！随后，她也跟着进了屋。

邓原在进入屋子的那一刻，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赵警官的脸上会有异样，而老汉在说到死者时会发抖。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情境还是让他震惊！

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被吊在屋子正中。上身被捆，吊于屋顶；下体屈膝悬空，仅有一半的脚面贴着地面，支撑着身体。女人惨白的身体上全是血，血顺着脖子垂直向下划出一道道密集的血痕。由于血液开始凝固，每一道血痕的终点都结了一个暗红色的血珠。然而这些，还远远比不上她的头部。

邓原为了更好地观察死者的尸体，无奈地蹲了下来，仰视死者的头部。

死者的头可以用血球来形容。虽然之前已得到信息，死者的脸皮被剥去，但是真正亲临现场，还是让邓原触目惊心。没有头发，没有耳朵，鼻子处是平的，嘴部只剩下两排微张、发红的牙齿，那是血液冲刷过的痕迹。五官里仅存的只有两只眼珠，由于面部朝下，没有眼睑的两只眼球显得格外突出，就像是两个红色的弹球。此刻，在邓原看来，死者正瞪着两只没有神气的眼珠，茫然地盯着自己，仿佛在问：“为什么？”

邓原站起了身：“可以让法医进来了。”

大刘和大兵没有说话，看着邓原的身后。

邓原突然想起了什么，心中暗叫一声糟糕，赶快转头看向了身后。

此刻曾秀正脸色苍白地盯着死者，身体随着沉重的呼吸一抖一抖的。

邓原看出曾秀快支撑不住了，从兜里掏出一个证物袋递给了她，后者接过袋子夺门而出。

曾秀在屋外捧着证物袋吐得七荤八素的。她感到不仅早餐报销了，连头天晚上吃的东西都快被吐光了，到最后，没有东西可吐，只有干呕的份儿。

曾秀觉得自己非常不争气，自从警校毕业后，就跟随了邓原。两年多了，各种案件都经历过，血腥的场面也都见识过，应该是身经百战了，怎么这次这么地不济呢？难道是高估了自己？

曾秀不禁又想起刚刚看到的情景，胃里又有些翻涌，刚吐过的嘴里又苦又酸。她深吸了几口气，把想吐的想法压了回去。她真是理解不了，凶手跟死者之间到

底有多大的仇啊，以至于如此地残害死者？

同样作为女人，曾秀知道容貌对于女人来说是多么地重要，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多多少少都会在意自己的容颜，即便是有的人表面上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内心里攀比的想法，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的。她难以想象，死者家属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有何想法。如果自己死的时候没有了脸面，家人会认出自己吗？他们能接受这个现实吗？又或者，自己能接受吗？

曾秀觉得自己已经开始浮想联翩了。不行，她现在应该回到屋子里去，战友们都在忙碌着，她应该跟战友们在一起并肩作战。抬起头，她看到了一双十分关切的眼睛。

老汉此时正无比同情地看着曾秀，他非常清楚屋里的情况，他是第一个被恶心得吐出来的人，他知道女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曾秀看到老汉的表情后，无比地懊恼，她不希望别人看到她软弱的一面。

老汉尴尬地咧嘴笑了笑，表示对不起。

曾秀白了老汉一眼。随着目光一闪，她看到自己斜前方的地上有一堆呕吐物，上面正飞舞着几只苍蝇。本来已强压下去的呕吐感，再一次决堤，她又控制不住地吐了起来……

老汉支支吾吾：“那个……我……”

终于，曾秀吐得不想再吐了，抹了把嘴，站直身准备进屋的时候，被走出来的邓原拦住了：“你就别进去了，给老汉做笔录吧。”

曾秀感激地冲邓原点了点头。

屋里的空中掠夺者都已经被清干净了，法医和技术人员也已经展开了自己的工作。

法医通过对尸体的初步检验，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死者年龄应在 28 岁至 30 岁之间，死前并未遭到性侵犯，致命伤为喉管被切断，导致失血过多而亡。

根据死者身上尸斑的分布及呈状，死者应死于昨天夜里 11 点左右。

死者前脚掌有被重压过的痕迹，应该是凶手所为。通过痕迹推断并非外界硬物所致。再根据死者被捆姿势、死者头部皮肤被割及喉管被切断的方向为右至左，得出结论：凶手很可能跪于死者前脚掌上进行行凶。从而得出凶手的身高应该在一米七八到一米八之间。

邓原对于最后一点不太明白，看向老法医：“跪在死者的脚上？”

老法医解释道：“死者的前脚掌上被压的痕迹很重，有部分瘀青，至少是被100多斤以上的重物挤压过。再看这些瘀痕，比较圆，没有棱角。而且这屋子里除了死者再无其他之物，而屋外除了野草就是野草，没有可利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凶手一定是跪在了死者的脚上。”

邓原点点头：“有道理，凶手不可能携带100多斤的重物。他跪在死者脚上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死者，可为什么要跪着呢？凶手完全可以踩住死者的双脚。”

“为了方便剥皮。也正是通过这一点，我们才能估计出凶手的身高。”

“我也很奇怪，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能得出凶手的身高。”

“这完全是凭借多年的经验。虽然算不上特别精准，但也八九不离十了。”老法医笑笑，“我相信凶手事先已经算计好，之所以让死者半跪着，完全是为了让死者失去支撑点。如果死者是站着的，在遇到凶险时，自然会反抗，但支撑点没了，唯一与地面接触的双脚又被控制住，死者完全就是待宰羔羊。死者的身高将近一米六，脚上的瘀痕又并非是鞋之类的东西所留下的，那么，凶手跪在死者的脚上，还能精准地剥下死者的皮，身高至少在一米七八到一米八之间。”

“如果凶手是一米八的话，被绑后的死者身高应该在一米五多，凶手完全可以站着进行行凶，有必要非得跪在死者的脚上吗？这会不会是凶手特意设下的套，以误导警方？”邓原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

“不会，”老法医摇摇头接着说，“还有一点也更加证明凶手是跪在死者的脚上行凶的。”

“愿闻其详。”

“凶手剥皮的手法，”老法医看着邓原，“剥皮是门手艺活儿，而凶手绝对是个高手。从死者头部所留下的刀痕来看，凶手是从死者的后脖处入刀，先竖着划开皮肤，再右转横向划到死者喉部，切断喉管，再从右边划回后脖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你从死者脖子处余留皮肤上的划痕就可以看出。”

邓原早已端详过尸体，正如老法医所说，死者脖子上的刀口非常平整，但他还是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死者从脖子至头部的整个皮肤都没了，怎么能够证明凶手是从后脖处下的刀？也许凶手是从后脑，或者头顶，只要皮被剥下就行了。”

“还是从死者头部的刀痕来看。你可以再仔细观察一下尸体，你会发现死者脖子上的刀痕是从后脖中间分别斜着向左右两边推向喉部的，而死者的脸部及后脑上的刀痕则是从下往上的，所以，凶手一定是与死者头部近距离接触，跪在死者的脚上，从后脖处下的刀。”老法医在说这话的时候，非常地自信。

邓原不禁瞥了眼一旁的尸体。此刻，死者已经被解下，躺于地，虽然身上盖着白单，但他还是马上就想到了死者那个令人作呕的“血球”！他特别理解曾秀，即使作为一个大男人，他也实在不愿意再注目那具尸体。也许近一段时间内，“血球”都会成为他们这些个参与者的噩梦。

但同时，邓原不得不钦佩眼前的这个老头子。面对如此惨烈血腥的场景，还能细心地发现细节，并通过细节挖掘出凶手更多的信息。这绝对是一个尊重自己职业的人，也同样被别人尊重。

邓原仔细观察了一下老法医，年纪已过半百，个子不高，精瘦，眼部的皱纹和头顶稀疏的白发，丝毫掩盖不住他脸上透露出来的干练：“都说何老是咱市法医界里的权威人士，如今见识了，果然名不虚传！”

何老笑了笑：“那都是他们瞎说的，咱们市局法医部门的其他同事也都非常优秀。”

“在没调到市局之前，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今天有幸第一次跟您合作。”

“是啊，市局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所以，这次希望能够帮到你。”

“您得出的结论，毋庸置疑！”

“这只是尸检的初步结果，尸体内部的细节以及是否存在药物都还要进一步检验，详细的尸检报告明天会出，你还有的忙，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来问我。”说完何老指挥其他人把尸体抬走了。

检验遇到了麻烦，一无所获。凶手非常地狡猾，没有留下任何指纹、鞋印，想必是做了保护措施，清理了现场。唯一在小间里找到的指纹、鞋印还是死者的，同时还找到了死者的衣服、伞和坤包。衣服很整齐，没有撕扯捆绑的痕迹。

“看来像是死者自己脱的衣服，哼，估计不是什么好人。”大刘的言外之意，大家都明白。

曾秀反驳道：“有可能是情侣关系，也有可能是凶手强行扒下死者的衣服，然后再整理好，现场他不是也清理得很干净吗？”

“我觉得不像是情侣关系，小情侣们不会到这种地方来。凶手清理现场是迫不得已，如果是他扒下死者的衣服，这些衣物他完全可以带走烧掉或者扔了，没有必要每件地去仔细整理好，凶手和死者之间很有可能是种交易关系。”

“我也倾向于死者可能是个妓女，”大兵提着证物袋，里面是死者的坤包，“这包里只有零钱、化妆包，钥匙、钱包和能证明身份的东西都没有，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有避孕套。”